

孤城魅影

洛紫凝 著

奇幻
空间书系

河南文艺出版社



孤城魅影

洛紫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城魅影/洛紫凝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5.5

(奇幻空间书系)

ISBN 7-80623-573-6

I. 孤… II. 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73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号楼

印张 5.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126000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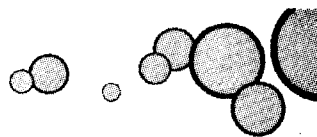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573-6/1·410

定价 11.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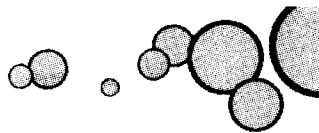


目
录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1
第四章	62
第五章	86
第六章	110
第七章	132
第八章	140
第九章	153
尾 声	164





[楔子]

鬼的世界原本动荡不定，祸事将起时更是群魔乱舞。我本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不幸死于乱世，尸骨被老妖控制，原本清静的心性儿做了鬼也只想清静。可是，许多的事皆由不得我。

如果我想活着，就必须杀人，这一双白玉样的手上染了何止百千人的血？可是我的内心仍是有人性的，所以我也曾放过一个孩子。

那是在二十年前。几个男人不知我是鬼竟想轻薄我，被我一掌毙命。突然，树林里传出一阵孩童的啼哭，我走过去瞧，但见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正咧着嘴大哭。

“不要哭，你家里人呢？”面对这孩童我有些手忙脚乱，不知该如何哄他。

“姑姑，你好可怕。”他仍是大哭。

我愕然，生时的我是那么讨人喜欢，如今竟让这孩子惧怕。一声轻叹，举掌在他天灵一拍：“忘！”

他醒来以后就会忘了曾看到过什么，也会忘了我这貌美如仙却心如蛇蝎的女子。

今日，偌大的榕树洞里，成千上万的幽魂飞来飞去，只为今天的黄道吉日，众女鬼已企盼了好久。就在今天，树妖就要从这群女鬼当中选出自己最荣宠的人。我不想争什么，只怕

再有一个孩子被我吓着后大哭。

我，盘着飞凤高髻，一袭粉白月牙衫子，双袖流云般垂地，走路飘然生风，一派瑞祥。不过此刻我只是静静地坐着，流转着一双美目看众女鬼为争宠而诚惶诚恐。

难道她们当女鬼还未当够吗？我不由摇头叹息，耳上鸽蛋大小的明珠耳环在腮畔晃来晃去，映出一片清辉。

不远处，小青正抱了双手望着我冷笑。在她心里，除了我以外，这一千女鬼都不是她的对手，只是她不知我却并没有存了与她争的心。争做人也就罢了，争做鬼？呵呵，我笑，抬袖掩口，粉白衫子将我略显苍白的脸映成芙蓉面。

由于这一千女鬼的相聚，附近阴气冲天，但树妖仗着有千年的修行，硬生生用法术将这阴气封在榕树洞内。若非如此，她的这一千小兵卒怕早让兰若寺的道士给收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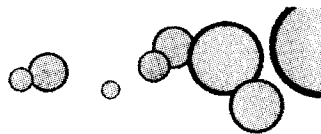
树妖与那道士斗法斗了六十年，谁也没有胜过谁。也正因如此，才更加确定了我想做人的心。树妖的寿命千年有余，而那道士不过才古稀之年，两人的法术竟能相当。

一阵响亮的铜锣声震醒了我的冥想，原本的喧哗也立刻安静了下来，一个稍有些年长的女鬼白着脸站在台上，手里提着锣绳。

“姥姥今日要在你们当中选一个出来当她身边最受荣宠的人。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件很光荣的事。但是竞争也是很残酷的，所以你们在稍后的比试时可以完全不留情面。一对一，赢的人组合后再比试，最后再由姥姥亲自从赢的人里面挑一个出来，听懂了吗？”白脸女鬼的视线缓缓扫过在场的�所有女鬼。

“懂了，懂了！”一些女鬼开始尖叫。

我是不屑于这种场合的。在她们都开始混战时，我静静地



拿着桌上的糕点小口地吃，偶有饼渣粘到唇上的时候，就伸出舌轻轻地舔。

“你叫什么名字？”树妖斜靠在软枕上隔着一道轻纱问我。

“小倩，聂小倩。姥姥那里有小倩的骨灰坛，又怎会不知小倩的名？敢是姥姥在考验小倩？”我绽开笑，颊上的胭脂一艳。

“为什么不去比试？”她的眼睛锐利地盯着我。

我无所谓地说：“比不比有什么关系吗？就算我输了，姥姥要我出去找活物我还是会听姥姥的话去的。今天得到荣宠的人以后若是不听姥姥的话，还不如小倩呢。”

“嗯，好，说得好！”我的话让树妖高兴得不得了。

“都停下来！”白脸的女鬼又敲锣。

“现在你们出去找活物。我会跟着你们。谁先找来我就要她做我的乖孙女儿！”树妖咧开猩红的唇笑，泛黄的牙齿上似乎还留着上次喝人血时的颜色。

洞里的女鬼得令后立刻化作一团团青黑色的魂飞走了，我比她们飞得快，但我却只是一步步地挪出榕树洞，并在出洞前闭了自己的鬼气。不远处就是兰若寺，我可不想让那道士来结果了我的性命！

在林里穿梭飞行时，风将我的长发急掠向后，那种原本绵软的触感变得犀利，拈指捏住宽大的袍袖，人也变成一抹云影。

镇上的人都知道这林里闹鬼，所以他们是从不来这林里的。以前在这林里实在找不到活口时女鬼们偶尔也会去镇上转转，所以镇上的人为保自己平安，不惜将一些外地经商者或是书生骗来这里。

这林里处处尸骨虽是被女鬼害了性命，可是最终害他们性

命的还是人。鬼做人时真且真，人要狠时比鬼都狠。

穿行于林里，林中的湿气沾上我的衣袂，雾浓得化不开。挥挥手，我看见前面有一个男人的影子。走得近了，只见他正用刀割着一只死獾的肉，猩红的颜色，像树妖的唇。

正思忖间，另一个青衫男人边从对面林里钻出来边扬声喊：“二哥，好了没有？大哥饿了，让我来催。”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做工，独留我，连个小崽子也只管吃！”男人将剥好皮的獾掷到青衫男人怀里，青衫男人急忙接住，拿到不远处的潭里洗。

我暗自窃喜。看样子他们至少应该有三个人，我蹑手蹑脚地向他们靠近，刚才剥皮的男人用捡来的一些木柴生起了火堆，洗干净的獾被穿在一截树枝上烤，肉的香味儿渐渐在空气里飘散开来。

两个男人边烤边说笑，更有女子的呻吟声从林里传来。我不解地皱眉，难道已经有女鬼发现他们了？可是面前这两个男人的身上没有任何女鬼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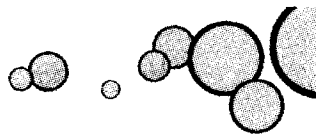
急忙抬手在他们背上印上我的掌印，一缕只有鬼才会看到的白色柔光在他们衫子上印了个结实。

青衫男子边窃笑边扬声喊：“大哥，可别让那妞儿吸多你的元气。明天还要赶路呢，留着些个回去再快活！”

女子呻吟渐频渐急，一声男人的粗吼声后，一个粗壮的黑脸汉子边系裤带边走出林来。又是一个扬手，他的衫子上也留下了我的掌印。

“那娘们儿果真骚得很。我要走，她就一直攀着我的颈子。”壮汉用刀割下几块肉送到林内。

“大哥可真让那娘们儿给逮住了。”青衫男人向正在喝酒的男人说。



“是啊，不过大哥这一路上可快活了，只是苦了咱们。”

“唉，谁说不是呢，那娘们儿叫得可真销魂啊。”

话罢，两人专心地吃着烤獾肉不再言语。

眼珠一转，我有了主意，便褪去宽大的袍子，艳红的牡丹在我的抹胸上绽放，白嫩的颈肩在月光下如珍珠。

一团雾快迅地包裹住我又快迅地散去。雾开时，我的身上多了一些伤痕，细细红丝在白嫩的肉上绽开。我一路跑去，边跑边哭：“先生救命！”

“谁？”两个男人一惊，迅速抓起那柄刚才剥过獾皮的匕首指着我。

我假意一惊跌倒，抬起惊急的眼，一片可怜：“公子，这林里有鬼一直追我，我好怕！”

“哪里有鬼？”男人皱着眉，匕首仍不肯放松。

“就在那边，两人多高，穿着白衫，青着脸。”我缩着身子靠近他们。

“是吗？我去看看。”那个青衫男人边说边小心翼翼地往那边探去，不一会工夫就没人了林里。

男人低头看我，春色让他的眼睛着了迷。他缓缓地蹲下身探手摸着我的肩，我羞笑着投入他怀里。顿时，他忘了他是谁，也忘了怀疑我。

一个弱女子在遇到鬼时安能安全逃脱？这问题此时此刻对于他来讲已然不重要，从刚才他大哥怀里那女子的呻吟声开始到他的手落到我肩膀上时，他只想得到宣泄。

在他垂下头的时候，轻轻一口气渡过去，白雾一团，如他背上的掌印。树叶开始从树上飘落，随手捉一片凑近唇边吹，凄凉的调子里，树妖的舌头破空而来。不过刹那光景，男人惊叫声未完，已成一具黑皮包着的白骨。



眼里精光一闪，我立刻闪身扑进林里看他们口称的那个大哥怎么样了。

林的另一端，小青正守着一具男的枯骨笑，唇边的残酷让我这个鬼都不禁为之心惊。刚才的女人已躺在地上，吐了一地，看样子她是被吓破了胆，肯定也是活不成了。

我转头向仅存的另一个男人方向飞去，不能让他跑了。

“小倩，不要惊吓了他。世人受了惊吓后全身血脉就会僵硬，吃不得了。”树妖的声音隐隐传来。

我轻轻一点头，纵身飞往男人寻鬼去的地方，小青也跟在我身后。

我心里不高兴，却并没有表露，小青杀的那个男人，本该是我的。

执匕首的男人还在东张西望，我柔笑着逼近他的身边：“先生在寻什么？”

男人乍一惊，但见是我，便又放得心下来：“你不是说有鬼吗？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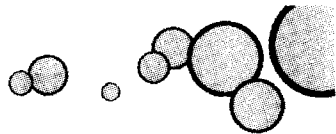
“在我的眼睛里。”我凑近他的脸，他紧盯着我的脸。

树叶还未吹响，男人的脸色就变了。他双眼直直地凝视着我的身后，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我也感到阴气开始蔓延。

树妖的舌头迅速窜进男人嘴里，吸干他血的同时捉了我的腕腾空而起向着榕树洞的方向飞去。我猛然转头看，小青正幻出她的鬼脸冷冷地笑。

她是故意的，树妖曾说过男人若是受了惊吓，血脉就会僵硬，吃不得了。

虽然她想尽了办法想阻止我，但是我仍然成了树妖身边最荣宠的女鬼。房间也是女鬼当中最大最奢华的。轻纱幔帐



里，每每我在榻上辗转时，小青阴冷的眼神总会从某处射到我身上。

本不愿与她争这些个虚名，可是毕竟还是为了一口气而夺了她的荣宠。

树妖抚着我的发：“小倩，以后小青就跟着你，随时随地服侍你。不过，今后你要好好地为我找活口，否则我饶不了你。若你表现得好，我自也是亏待不了你，甚至可以考虑把骨灰坛给你。”

原本淡然的心情被她的这一句话给震碎：“您说什么？”

“我说，若你表现得好，我会将你的骨灰坛还给你。”树妖笑，猩红唇里不带温度。

渴盼了这许多年，其实也不过是逃脱这里，如今树妖的话更是给我带来了希望。

树妖走后，我望着小青站在门边恨恨的表情仰天长笑，心里的痛快自是不用言语。那以后，我杀人时再没有原先的犹豫。



第一章

阴暗的天空轰隆隆地打着惊雷，一道道的闪电也毫无停歇地撕裂夜空，连林里的树木都瑟瑟发抖。我却仍自如地梳着时下最流行的坠马髻。

桌上有金银簪子，但我却拣了一枝长长的玉簪插在发间。垂下来的珍珠正好在我的耳旁，将我原本就白皙的脸映得更加苍白，像失了所有的血色。但我喜欢这样，冷冷的，又不近人情的感觉。人情对于鬼，本就是无义。

世人莫不是说玉乃避邪之物，可到头来，它还不是乖乖地插在发间俯首听命于我？

“白色的霓裳是不是让我看起来像仙子一样？”我冷冷地转头看向我身后的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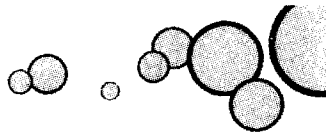
小青咬了咬牙，却仍是顺了我的愿低头应声是。

“可是我不是仙子，我是鬼。你也跟我一样，莫不是忘了？”我仰头大笑。末了，却有泪滑出眼眶。做鬼之无奈，除了鬼，还有谁能明白？

“姐姐，再迟怕就捉不到姥姥要的活物了。”小青垂着头，发丝缠绵在她的颈子上，柔美的样子让我的心软了下来。

“知道了。”我立起身，纱衣在通风的室内翻飞。

这一瞬间，我看到小青的眼里是嫉妒与折服。很好，我抿着嘴一笑。



我在幽暗又湿漉漉的树林里穿梭飞行。这样的鬼天气，燕赤侠这家伙应该不会出来了把？

在水潭边我立住了身，该好好洗洗了，有多久我不曾自由了？自从骨灰被那老怪物控制后，白天怕光的我不能现身，晚上便要替她找活人的精血。但是我不能反抗，并非我不想，而是我没有能力。

在水里我如一尾鱼，跃出水面时水珠从我的身体上纷纷滑落，就像那翠绿的、留不住水的荷叶缀子。

可悲啊！虽然我有凡人所没有的法力，可是，若凡人厌世还可轻生，我却连轻生的机会都没有。除非我散了心魂，不想有来生。

我又想起了我父亲，那朝中命官在我被害后到处寻我，却不知我已经死了，被他亲手为我挑选的家丁谋财害死了。这路边，就是我死的地方，那血，曾溅满了整条路。

我死后，身子渐渐微冷，直至冰凉，魂魄离体。看着地上的女子，我轻笑：“现在知道什么叫心静自然凉了？人死了，心就静了，心静自然凉！万事勿扰。”

都说官家千金生活富足，可世人不知道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官家千金被害在这路边吧？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枉被老妖握住了七寸，可恨啊！

我愤愤地以双掌击水，水珠晶莹四溅。

林里突然沙沙地响，我眼中精光一闪，原来竟是个负了伤的剑客。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已足以迷惑他！

我慢慢走向岸边的浅水，闭了眼在水中躺下，格格笑着，任潭里的水一波波地在我身上推动，湿了的半透明纱衣紧贴在我身上。

他慢慢地走过来，蹲在我身旁，将剑插在地上低头看我。我睁开眼，正瞧见他伸手拂去我脸上的水珠。我笑：“公子。”

听了我唤的这两个字，他酥了骨头，忘了自己是谁，只当我是个烟尘中的女子，嘴唇也慢慢地贴了下来，我没有推拒他。他的唇与以前那些男人无异，倒是他的胡茬让我觉得讨厌，尤其讨厌他用那硬硬的胡茬磨蹭我的脸，仿佛很快乐的样子。

我起身缠上他的身子，从水中捞起了一片叶子，吹出呜呜咽咽的歌。

我白皙的肩头已经裸露出来了，他喘息着：“真没想到在这偏僻的林子里竟会有你这样的尤物。”

“是啊。”我应着，并轻轻地仰起头，以便他的唇能吻到我脖子的任何一个地方。

“美人……”他喘息着褪去衣服扑到我身上。我没有动，因为我看到姥姥的舌头已经在他脑后了。

“你转头看看那是什么？”我轻拍着怀里的他。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看。”他没有回头。

我一把推开他开始穿着我的衣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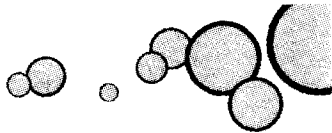
“好吧好吧。”他快快地转头，却一声惨叫，因为姥姥的舌头已经伸到了他的嘴里。顷刻间，他已经血肉无存，只剩一具黑皮裹着的白骨。

“哼，为什么你每次引诱男人的手法都是一样的？”小青抱着双臂站在姥姥身后冷冷地说。

“小青，你还要好好和你姐姐学学啊。”猩红嘴唇的姥姥伸手一点小青的额。

“我引诱男人的手段都一样，可是他们却偏爱上当。”我弹一弹袖上的灰。

“那你也用不着让他亲成那样吧？”小青用眼睛斜我。



我说：“若不给他些好处，我怎好意思取他性命呢！”

在青楼里他虽销魂，但我相信那些才十几岁的丫头招数定比不上我这已有三百年修行的女鬼。男人？哼，我见得多了。

姥姥带着小青离去前叮咛我要早些回到墓里去，免得被阳光射到毁了道行。我心里明白，她担心我毁了道行是假，怕没人给她找男人供她精血是真。世人才有的诡异心机，没想到做了鬼竟也逃不脱。

天已微亮了，我轻叹着在林里穿梭。

回去时，树妖已经睡下了，枣木桌上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只只有铜锁的小匣子。

“姥姥说让你先挑。”小青倚在门边冷冷地说。

手指一弹，匣子的盖便“哗”地一下打开了，映目都是满匣珠玉的圆润光泽，美轮美奂。我却抬袖一挡，眼不敢看，但那光亮却仍丝丝缕缕地透过衣袖映入我眼里。

“你连这种光都怕？”小青的目光从珠玉上移开，她抬眼看我时，身子倚在门框边纹丝未动。

“放肆！”我流云水袖一挥，一匣珠玉劈头盖脸地砸到她身上。珠玉在地上翻滚，少了灯光的映照，它们也失了颜色。小青望着我，眼里有一瞬间的怔愕。

我努力平息自己的怒火。可以教她怎样诱惑男人，也可以宠她，可是却绝不能让她对我不敬。如果把她教导好了，就是我的得力帮手，日后我若想逃出树妖的掌握她还能帮我，如若教导不好，那她便是一条毒蛇！

深呼吸一下，稳定了情绪，闭上眼睛对她轻轻挥了挥手：“出去。”

小青迟疑了一下，柔顺地低头称是，然后躬身退下，衣角拖在地上，柳腰生姿。



望着她的背影，我伏在榻上睡着了。天快亮了，我不得不睡……

夜晚来临，我又坐在了桌前。白日里我睡着时，听得上面有人说话，他们说今晚会住在这林里。看样子，他们人数不少，那我今晚该打扮得艳丽一些才是。从柜中取出前些日子树妖派人送来的华丽锦衣，头发松松地绾成髻，胭脂轻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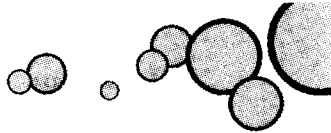
看着镜中倾城倾国的容颜，我想起他们看到我的墓铭时说的话：“聂小倩？这小姐儿的名字不错啊，活着时想必也是个美人儿吧，哈哈……”是啊，是个美人儿，今晚你们就知道了。我将白嫩手指按在红唇上，无声地笑。

原本就幽冷的森林在暗夜里显得更为阴森恐怖，不时有一双双绿色的眸子在黑暗里忽闪。它们大部分都会绕着我过去，偶尔有几只初生的小狼和吸血蝙蝠无畏地靠近我时，我便一把将它们捉住吸了它们的血。它们凄厉地叫着，边叫边萎缩了身子死掉了。猩红的血溢出唇畔，我眯了眼舔，再转头看黑暗里的那些绿光时，便都不见了。

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不只是世人，包括野兽、鬼怪都如此。看，这些不畏死的小兽丧生在我手里，而我此时又受制于那只千年树妖。若非如此，我怕是早该投胎了。

再往前便是兰若寺，我不敢再往前。寺里有个叫燕赤侠的剑士，他的剑术与法术均十分了得。多年来我除了受制于老妖外，在他的面前也不敢造次。再往前若让燕赤侠那浑人察觉，他会用他那带着法术的剑毁了我的。我是鬼，拥有凡人所没有的能力。可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我竟逃不出这糟老头子的手。他年轻时，也是一个英俊的少年郎呢，我边叹息边回忆当年初见燕赤侠时的光景。

那年，是我为鬼的第二百四十年，兰若寺也还是一座空



寺，蛛网灰尘到处都是，空气凄迷而颓败。夜晚寂静的山林里，他出现了。英姿勃发，剑，就在他的胯下，他走起路来轻盈跳跃，衣衫在林中的风里飘然欲飞，我俏生生地立在他身前不远的地方望着他。

他走过来，看着我的眼皱眉：“林里多野兽，你一个姑娘家怎会一人在这里？”

我以袖遮口，笑成了掩口葫芦：“在等有人送我回家啊。”

他越靠越近：“你看我如何？”

“就是你了。”我点头。

伸手缠上他的裆下，他的背一僵。

“干什么？放下手来！”他扯下我的手大声呵斥，“我说我送你回家，但却并不表示是和你那个！”

我松开手，满眼委屈，心里却要笑得抽筋：“和我哪个？”

看着他窘迫的样子，我在心里暗想，他想亲近我，可是等到我近到前来却又怕。哼，这样的男人不如杀了他痛快！

“你家在哪里？”他冷着声问。

我抬眼看了看四周，伸手一指兰若寺的方向。

路上，我一边走一边翩然起舞，树上的叶子纷纷落下，我随便拾了一枚在手心。

我们没说话。快到兰若寺了，他突然眼不看我讷讷地说：“我……我叫燕赤侠。”

我笑了，如沐春风。

手里的那片叶子紧了又紧，终是没有放到嘴边吹那呜呜咽咽的歌。我可以害他的命，可是现在我又不想害他了，在他身上我竟看到了纯真，这个青年人有着如婴儿般的纯净。

兰若寺前他皱眉：“这是你的家？不像是能住人的样子啊！”